



楔

子

层云之上，九州之

巅，每隔千年便会蒙受

一次浩劫。适逢此际，

天界诸神云集，大明萨

神州恒观象占卜，以预

知吉凶。

千年劫难将至，星象

怪异，预兆纷涌，是以

上古神随吾拟订良辰吉

日，卜天卜卦。

天外飞仙编



天
化
才
山
部

祭星占卜

第一章



在那九州之上，层云累雾的九天中，巍然屹立了一座圆拱尖顶、珠光莹华的莲形宝殿；其间精妙，勾连相交，圆拱宝顶以万物生花纹镂空而成，断割玄天极光支离破碎，落在梵白色的石英殿砖上显得分外柔美。

七道冗长的号角声从天界的四面八方接连传来，沉闷、肃穆。听闻号角声的众仙神灵们都纷纷停下各自的事物，单膝下跪，默默祈祷。是了，九重天每隔千年便举行的“谋神圣谕”要开始了，这是属于玄天遍野的预言，未来即将出现。

顷刻，九重天下红光浮现，越积越多地形成了一道厚厚的屏障，九重天闭世了，除了远古、至高无上的大神外，其余一众，皆在九天之下静候圣谕。

上古神陆吾站在殿外，回身望着那血红色的天空深吸一口气；每隔千年，这样暗沉血红的天都要覆盖一次祥和宁静的神皇宝殿，每一次仿佛都像灭世一般，寂静、紧张且未知。

他不再看那妖炙涌动的玄空，握紧了紫光流动的夔夕扇，转身入内；大明萨神州恒静静闭目而立于“九环涅火珠”前，举行仪式的小巫祭密密麻麻地站了一殿池，陆吾朝着大明萨神微微躬身，谦和道：“大明萨，如今的玄位置好了吗？”

“都对位了，墨瑰砚、众生文、天苦龟甲、僻息竹，都按照螺莫无明



005

天外飞仙编

盘指示的位置，安放在九天各个龙凤位了，如今只等‘莱星’当空，对应火珠了。”

“恩。”陆吾点点头，又问道，“祭献之物都无误了？”

一青眉碧眼、白面棕发的小巫祭手托九彩粉末盘，带着一行托宝侍童前来：“禀上师，祭献之物皆已加持入胎，秧秧青鸾也羽化完毕。”他说着，双手托上来一盘清光多彩的粉末，冰莹剔透间飞舞尽消。

“唉，生来就是为了泯灭，残忍。”

“大明萨是预言之神，怎地为了祭品悲叹？”陆吾见大明萨神不作声，又低低叹了句，“秧秧众多，好歹都是一个精魂，莫说祭鸾，就是咱们，这玄天众生，谁不是生灭瞬间？”

大明萨神低低应了声，微微躬身道：“回上古神，祭献品都无误了。”

“好。”陆吾点点头，低低略过满池黑稻，直落在赤黑相间的鳝背矮榻上，“等神皇引星吧。”

大明萨神点点头，引着一众小巫祭排好阵列，低声哼鸣经咒。陆吾定睛望着最前排那青眉碧眼的玉面小巫祭，悄声问背后的大知宝镜：“州恒还收了女弟子？”

大知宝镜金光一闪，传音至陆吾脑中：“这是个男弟子，早几千年便收了，只是水西年间才给提上了位置。原是市龙女投错了男胎，父亲是昆山信差名无涯，小巫祭名‘骨域’。”

陆吾听后嘴角轻扬，不再作声。稍时，赤血霞光透过镂空宝顶涌入大殿，一股窒息感迎面而来，大明萨神双手仰天、跪拜吟诵，陆吾也挥动夔夕扇与另一道神力一同牵引着莱星。

“见过神皇——”

神皇一袭飘舞飞挥的玄铁软铸冰甲，带着一身凌晶碎星的光辉落至，看了陆吾一眼，算是应了。

“莱星已入位还请神皇落血。”

神皇那双通体透黑的长眼弯了弯，眉心一颗豆大的血珠“嗖”地一闪飞进了九环涅火珠内，轰的一声火浪巨响，烈焰直冲大殿宝顶，似乎要燃



了顶正上方的莱星。

大明萨运出神风，将诸多宝物一件一件地从跪拜着的小巫祭盘中牵引入火里，最后自己对着那盘九彩粉末低低地吟诵了许久，“霍”的一挥，晶莹光彩尽数隐没火柱。一声尖锐的雀鸣响起，火柱以九环涅槃火珠为心，化作一只火鸾鸟穿过镂空宝顶，朝莱星直奔而去。

九重天界原本窒息的红顶，如今更是耀眼了，莱星在大明萨神的玄位牵引中慢慢停驻。仿佛一切时光骤然安宁，万分期待、隐隐不安，那一刻似乎永无止境。

少时，莱星与飞鸾冲击受损，无数星石碎末，燃着火坠过玄位神物预示出的洛河神图，无数星石在其中滑列排阵，许久，才落入大殿，却因殿内石英地砖的缘故，被排斥浮游在宝殿中空，晃了一晃，方纹丝不动。大明萨神州恒仰头望了许久，方低沉道：“看来我玄天之内要出一位强大的神啊！他会让玄天遍野之间发生巨变，可这巨变似乎不太好……也未必不好……”

“若是好，巨变倒也无妨。”上古神陆吾向州恒回话，身子却微微恭与神皇，似乎无形地希冀着未来的巨变。

“星阵上预言九天神月难逃劫难，恐怕这巨变……恐怕……还不十分明晰。”大明萨神额间微微生出汗珠，这千年的预示到如今已是第七十二回，晦位、圭位、甬位等皆是阴暗不定，吉与不吉、祸与不祸，竟未如此捉摸不定过。

陆吾心悬一线，压低了声音问道：“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”

“神月损失自然是不好。”神皇话语一出口，吓得二神与巫祭皆跪一地。若是不好，天界大清神婴只怕又是一场浩劫。

殿内一声不响，神皇漆黑无边的双眸愈发冰冷，大明萨神停了半晌，扬起颤抖的声音高声道：“回禀神皇，此兆并非是坏，也并非是我玄天遭劫，星阵的确切预言是九州逢难，与神月一道在劫难逃，但星阵后卦却预示出一片祥和之景。”

州恒说完不再作答，陆吾似乎也回想起三千年前那场可怖的屠童男子大战，时至今日还是许多仙神心中的恐怖，心中的悲痛。不少仙神曾为此

魂飞魄散，不得轮回……神皇为的是玄天遍野苍生，自然不会顾小，可细论起来，屠杀何尝不是一场浩劫？想到这一切，陆吾忽然眉开眼笑地回身行礼：“恭喜神皇，想是我玄天祥和安泰，更是会诞出一位吉祥大神，但九州恐怕……”

“九州不碍得玄天之事便可。”神皇目光慢慢淡了下来，低低喃道，“神月遭劫。”

大明萨跪拜在地，悄悄抬眼正对上了陆吾的眼神，忙开口解释道：“神皇多虑，玄天看的是星河相，九州看的是玄天相，神月遭劫怕是九州逢难之兆。”

上古神听闻不禁叹惋：“九州逢难不干我界的事，只是可惜了九天神月，怕是要给九州应兆了。”

神皇思量稍刻，淡道一句：“那倒无妨。开天吧。”

陆吾再次施礼，恭敬回应：“是。”话音未落，神皇已然遁入中空，陆吾长叹了口气，打算去九天啼门开世，大明萨神州恒眼看陆吾离去，忙浅浅交代了骨域几句，飞身追上了陆吾。

“谢上古神仁慈。”

陆吾轻摇着扇子，苦笑道：“岂是我仁慈？若是死的少些，我也不管了。再者，要真是横遭劫难你岂会不说，怕是多少有些坏事，和命比起来却也小。”

“错了。”州恒愁眉不展，如实具答，“如真是有难，我也会说，若怕伤及性命，只会往轻了说。可这次……我实是辨不出好坏……”

陆吾闻言紧皱眉头：“怎讲？”

“若是男神便主大好，若是女神则主天界大难。只是现下神婴无数。所以……还须再行观察。”

“若是女婴即刻杀了便是。”陆吾轻松地笑了笑，化作虎身长啸一声，朝啼门飞去，只留下州恒摇头叹气。

一声凰鸣响彻三重天界，正伫在芝兰玉树旁的雷泽仰头望去，赤凰拍着双翅缓缓落在芝兰玉树上。

雷泽忙问：“如何了？”

“回龙神的话，下诏了！”赤凰宴彻兴奋不已，急急念来，“州恒预言九州大难，神月应兆陨落。天界祥和，并会有创世大神降临玄天！若是男婴则主大吉，女婴则晦暗未明。”

“哦？”雷泽闻诏细细思量，却不禁想起了三千年前：曾因州恒一句“童男灭世”，神皇便下令斩尽天界一切男童，那场可怖的浩劫似乎永远无法抹去。对任何仙神、自己、州恒都是致命且悲痛打击，如今已过去了整整三千年，众仙神皆忘之、避之，期间竟再无新童子降生。

雷泽想着默默叹息，神皇只听历届大明萨神的圣谕行事，却为何不能为了情感、生命而打破一次，以辨真假呢？玄天的前生今世都应由众仙神一步步摸索走过方有意义，像这样日复一日地，除了寂寞，除了每隔千年一次的惧怕，仿佛都没了意义。

“好在诏示吉祥！又是平和的千年了，龙神您带头给大家做做榜样、添添热闹吧！”

“好。”雷泽双眼微弯，罕有的笑意浮上眉梢，他静静地注视着三枚芝兰玉果，忽然轻松了许多。

这芝兰玉树的果子是集了三重天中最纯净的灵气幻化而生，千年孕育、千年成长、千年开花、千年结果，是玄天最为纯洁之物。若将此果引为婴胎，三枚中必出一位创世大神。

他伸手轻轻地抚摸着那枚最青最小的果实，心底愉悦，面上却依旧是冰的；既然晦暗未明，想那祸事也不算大，只盼着自己孕育出的是位男婴便好了。

赤凰安然卧旁，默默不语，只望着身前悬挂的三枚芝兰玉果，一颗悬着的心也跟着放下。

玄天十界，又有多少仙兽神灵，也将心安放在怀中了。

雷泽将其中一枚金光肆意的果实放入赤凰身旁的篮内，转过身淡然轻言：“这便是我的孩子了，走吧，此果还需以我的精血滋养，再行万物生





孕育之法方可降世。”

赤凰宴彻见雷泽转身欲走，急忙用嘴衔住他的衣领，话间隐隐透着忧心：“大神且听我一言，孕生神果并非易事，能否成功尚且未知，不如我们将剩下两枚一并带走，若是一枚不成，也好再有机会。”

说罢，未等雷泽复言表意，赤凰便将剩余两枚果实悉数打入篮中：“如今是我们先来才看全了，他日若再来可就只剩树了。假若我们初育便成了，谁想要剩下的芝兰果，找我们来拿，送神也算是呈我们的情……”

“且慢！”待雷泽惊觉阻止却为时已晚，宴彻指尖爪快，饶是那枚又青又小，尚未完全成熟的果实亦被剥落其中，雷泽叹惋不已，冷脸埋怨，“你若担心再打一枚成熟的便可，这青色果实还尚未全熟，如今将其打下，怕是要耗以真气，再孕育千年方可了，你这般鲁莽，险些要废了这神果。”

说着雷泽划破手掌，将鲜血滴入青果的肉脐中，又灌下真气，放入篮中叮嘱道：“将它带回九重天，置于神女玉露池中，以炎风的火为它保温。”

赤凰不住地答应着，又见雷泽小心翼翼地捧起那枚亲自摘下的金果，如刚才那般将鲜血滴入肉脐，灌以精气，再从袖间探出一枚散着寒气的根骨，随着精血插入脐中，吐以魂雾包裹其身，念诵连心符以入果胎，轻抚了半晌，方搁置于篮子最上面，郑重道：“将子神交给戰苏女神，速速去吧。”

赤凰展开彩羽应声点头，仰天长啸后振翅离去。雷泽朝芝兰玉树深深一拜，叩谢子恩后，慢慢踱向了三重天的边界。此乃三重“清明何童天”，是玄天内最洁净之地；华胥国、山南国、东吴山女族等身强力壮且寿命短暂的兽灵、猿灵居住于此，性情和善最是纯净，芝兰玉树长久孕育在这纯净之地，方能长寿不衰。

三重天的边界有一气洞乃音禄星宿坠落所致，此洞可隐约观望到九州黄河，茫茫黄海凄冷无尽。

第二章

误食神果



华胥国三面环山傍依湖河，旖旎从风、市寨竹楼被华构交错，此起彼伏。华胥王一身清丽绢素，银底脚环环于赤足之上，安坐于卧榻，怀中抱着只白绒幼狐，正值雨后初晴，华胥王的心情似乎极好，正和左右亲眷、狐族好友打趣，闻话便笑，輶然笑声如涟漪般在宫寨中缓缓地荡漾开来，透人心脾。

“母王别只顾着与我们谈笑高兴，这会儿怕是不早了，快换了‘百娘羽暖衣’速去九重天与魑人王相会吧！”

待三尾灵狐南祸的话落，随侍在侧的娇俏少女早将那颗浑圆的央零珠，从硕大的叶盘中取出，上前插于华胥王乌黑秀发之间，笑盈盈地嘱咐着：“今日正是十界潮汐退去的第七天，极易珠胎暗结，魑人王与母王心意相通，定要早些为我们抱回少王女才好。”

华胥王睨着身边少女，轻声打趣：“瞧舒儿这张嘴，怎的就知道是少王女呢？少子我也是喜欢得很。”她嘴角含笑，衣饰完毕后，在众亲的陪同下缓缓地向外走去，心绪却已缥缈。此番相见，若能得子嗣傍身是好，若是因缘难遇，能见到心爱之仙已是心潮澎湃、难以自持，如此亦当是知足了。

“母王留步。”华胥王闻声回过身，只见三尾灵狐南祸，手托一白瓷玉罐送上前来，“这是我们狐族用一百内丹与昆仑山湖水秘制而成的‘盛



011

天外飞仙编

嗣露’，狐族上下仅此一罐，今日知是您的好日子，所以特地带来，饮下它必定坐胎！”

“呀！如此贵重之物，灵狐竟慷慨与我，这……”

南祸将瓷罐往华胥王手中推去，看着那十分为难的面庞笑道：“您便收下吧，自从九黎神狐被封癸列七星阵内之后，我狐族历经风雨动荡，玄天仙神皆是冷眼旁观，若不是您慈悲，将华胥国的市柒山赠予我们，只怕我狐族二百七十众生要漂泊无依、苟延残喘了……我们日日念着您的好，今日当是报恩了。”

“九天之事我等小灵无法知晓，也无权断定对错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在我华胥国内的狐族皆是秉性纯善、勤奋宽厚的好狐，仙神管不到三天的地界，你且安心住下便是。”

南祸听闻，心下悲悯，感叹交加，华胥王更是感怀这一份情意，捧着一罐希望之水，一滴不剩地饮尽了。

“恭喜母王！看来我们华胥国要添少王女了！”舒儿欢快地地上前，向南祸深深地拜倒，“多谢灵狐相助，灵仙、狐族市柒山交好，如今又有了我们王女，从此便长世无间了。”

南祸闻言，朝舒儿一笑，向华胥王拜了拜：“如此便多谢华胥王了。”

“灵狐客气，你我族众心性相同，原本适合生活在一起。”

阳光透过天际垂射而下，宫寨间桑子坝吹动，响彻华胥国边际，华胥王神情奕奕地朝三天边界而去了。

晨曦正盛，百鸟织出的圣服在缕缕朝阳下显得过于烦琐闷热，一层细密的汗珠薄薄地布满了华胥王的额间鬓角，她正一刻不停地赶去三重天边界，那里是通往六重天的最捷径之路。

行至林中，忽见身前冒出诸多巨大的脚印，直直地延伸到天际边界，华胥王不禁好奇，她比量着大小上前探查：“这又是哪界的神啊，又来看那铁花树结没结果了？”

她正低头比着那脚印啧啧称奇，却不经意地瞥见了不远处树下静躺的



一枚金果；其果肉脐血红，周身黑金，触手冰凉，有淡淡的蓝光相交织。

她拾起果子，心下思索，若是哪方神果，可能食之止咳，又或许还能增灵升仙也未可知啊！寻思间便递至唇畔，一边嚼着沁爽的果子，一边顺着脚印，朝边界天路去了。

六重天的“七曜摩夷天”乃是华胥王的夫君，魑明国国王、魑人王所居之地。因仙灵有别，二者皆为一方之王，久分他处实属无奈，只得报了五重天墨帝直管处，每年某月择定吉日相见。

正是今日，华胥王双脚跃起腾空而上，乘着风云张开了双臂，藏于羽衣间的双尾“霍”地展开，圣衣瞬间舒成七米长翅，已然升至半空，正欲飞身而去，却只见华胥王的面庞忽然扭曲、神情抽搐，脸色由红润转为煞白。她猛地蜷缩起身子，还不及收起羽衣便从空中往下坠，狠狠地跌在了地面。只见她额上青筋暴起，姣好的面容早已失了原本的颜色，惨白得犹如空中轻云、毫无杂染。

华胥王紧咬牙齿，只觉腹中似有一团触角，如妖兽求生般死死狠狠地扎住体内的每一处血肉，毫无顾忌地徒自吸食着、不停地生长着。她费力地向前爬，水葱似的指甲，早因深深嵌入泥土而折损殆尽，直至爬到巨大的脚印旁，跌落在内，便再没了前行的气力。

仿佛过了千百年之久，仿佛身体徒自经历了一场巨大浩劫，华胥王再次颤动着不安的眼睑，费力地睁开，微光忽地充实而来。一双柳眉星眼正惊奇不已地望着她。华胥王顾不得疑惑，苍白的面容疲惫地向一旁侧去，似是痛楚难忍、似是魂魄离神，她不禁浅浅低吟，几乎要离去了。雷泽微微蹙眉，抬手将华胥王扶起，以神力试探其身，只见她全身血脉已断，而神果却已然混合扎入她的血宫之内，雷泽失神半晌，方无奈地哀叹一声。

事已至此，只得引着她未曾离去的魂魄重新振接血脉，随后又将一缕神脉缓缓注入华胥体内，他遥看四周无水，便刺破手指挤出鲜血，喂于华胥王唇间。许久之后，华胥王再度敛起眼睑，望着雷泽冷若冰霜的模样。此时雷泽的心绪已是万年寒冰，声音清冷如昔：“敢问灵仙何名？”

“风花胥。”华胥王想了想又道“我乃……三重天，华胥国王。”

雷泽闻言点头：“我乃九重天雷雨龙神雷泽，今日你误食我芝兰玉树



果实，他日便要帮我诞下子嗣，十二光年后，我来接它离去。眼下你且好生休养，这是赤凰宴彻，今日之后由她奉你左右，护你周全。”

待听完，华胥王脑中一沉，便再无知觉。

仿佛经历了一个遥远而悠长的梦，耳畔风生似乎啸过不止。她费力睁开眼，竟已回到了宫寨，身旁娇俏少女兴奋得双颊绯红：“母王醒了！母王醒了！”

少女见巫医已到，不由舒了口气，回身半跪在榻前，紧紧握住华胥王的手：“母王可要吓死我们了！我们找到您的时候，您就瘫在一个巨大的脚印坑里，无论如何也唤不醒您。”少女说着指向卧在一旁的赤凰道，“是这只火鸟给我们引的路。”

赤凰似有不满地抬起凤爪，绚丽五彩的羽翼微张了张，如蜡般光滑的红喙终于启开：“我乃九天兽首赤凰，宴彻。今日不慎将芝兰果遗落途中，而被您误食了。如今奉龙神之命，前来护佑您和子神安康。”

华胥王抚着平坦的小腹，沉默许久终是默默叹息，她起身对赤凰清浅一拜：“今日原是我与夫君相见之日，不料途中口渴，又见果实无主，便贪嘴吞食了，不想竟是几千年方出的芝兰玉树果。事已如此，也算是我与雷雨龙神有缘，必替他诞下麟儿，还烦请宴彻灵尊代我去九重天走一趟，将此间种种告知我夫君燧人王，华胥先行谢过了。”

宴彻应了声，朝殿门行去，待她飞身后，华胥王回头看着半跪的少女嗔怪道：“赤凰乃炎风之妻，二神掌管天地万兽，是光明之鸟，舒儿往后不得无礼。”

九重天之上的御龙宝殿整整闭殿了三十二个月，雷泽烦闷气恼了整整一千九百多日，哀悼的不知道是何年岁。女神战苏也叹惋了半个光年方才有了心思来寻他。

御龙宝殿内清冷无比，只留殿中的一炉明火泛着橙光，战苏女神托着一袭花藤青纱，慢慢行至九阶之上、冰龙座旁，方柔柔开口：“这么久了，可曾好些？”

雷泽乏力地摇着头，痛惜之情犹如苦浪拍打而来：“玄天遍野只此一



枚健壮清透的纯净之果，本可呈你我神脉、应生古神，如今竟被灵仙误食了，怎会好？”

“唉……”战苏听闻再感悲伤，连连哀叹，“这都是神果的命数，怨不得那灵仙，也怨不得赤凰。”

雷泽原本惆怅的面庞忽地平添了许多冰冷：“如何怨不得她，性子慌张、拖带旁众，若不是我即刻发现，那灵仙定会承受不住神果一命呜呼！”

“那不好了？将她尸身交与我，我自有法子从她体内迁出神果。”

雷泽看着战苏无奈地解释道：“如若神果健全我便一早剖了她的肚子，可不知那灵仙体内多了种什么胎液，竟有一副强大的灵韵生气之象，与当年九黎恶兽体内的坤丹极为相似。那芝兰神果竟……生根融合在她体内了。”

“什么！小小灵仙竟得神果入胎？”饶是战苏此等大神也要熬上三十六日方可使神果融体，那小灵仙竟是瞬间？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。战苏沉下心，细细推敲着雷泽所说的“灵韵生气之象”，若有所思道：“会不会是阴谋？”

“我看不像。”雷泽听闻便即刻反驳道，“芝兰玉树之果非大神而不得，天界大神寥寥，若真是有求，拿另二枚即可。若是有灵兽冲着我的血脉来炼丹，一经发现他们也养不住，况且天界暂时安宁，而那灵仙不识其果，也承受不住这威力。”

“那便真是命数了。”战苏思量许久，轻轻抚了抚雷泽的肩甲，安慰道，“万物自有命数，切莫太过忧虑，顺其自然吧。”她说完，低下头朝殿门行去，自顾离开前又回过头，音絮缥缈，“她好歹怀了你的孩儿，应当去看看她。”

战苏走后，御龙神殿一片寂静。除了第二个光年，掌管天幕的墨帝袂裳曾来拜见，寻求第二枚神果外，便再无神光临。

十二光年，转瞬即逝。这期间的雷泽在空旷的宝殿内，日日烦闷、日日思量……日日通过赤凰那双秀美的丹凤眼看着她们，她的肚子、她的行为、她的安全；渐渐地，是她的心思、她的饮食、她的一颦一笑。日久天



长，心情竟也跟着华胥王的喜怒而喜怒，忧愁而惆怅，心中无形地对这孩子生出了万分希望。

炎凤时而看到雷泽如此失常，心中倍感奇怪，却也不敢多嘴去问，饶是这万年不变的冰心冷脸，竟也会笑、也会发愁？

可确实奇怪，一晃十二光年胎满，雷泽天天担忧、日日想念，却竟然一眼都未曾真切地去看过去。

华胥国本是海天间那无数漂浮小岛里的其中一座，浮光微幽、星罗棋布，映衬着红霞漫天，就像银河里，一粒毫不起眼的尘埃。时空穿行岁月如梭，天阙间的瞬息万变不过白驹过隙，十二光年恍如弹指间，华胥国宫寨中一片屏息凝神之气，仿佛都默默地等待着亘古之神的驾临。

“怎样了？”雷泽收了元龙身形，悄无声息地落在赤凰身前，声音平淡而清远，赤凰望着不远处，频繁往来的宫灵摇头说道，“华胥王虽然疼痛难耐，却仍未见要生的动静。”

雷泽蹙紧眉头，不再言语，只盯着忙碌不断的殿门；十二光年了，入夜难寐地等待着这一日的来临，曾经那枚以自身精血滋养的神果不知是否有福气遁入玄天大世，也不知那天真小女是否有命活下来。

“花胥自幼便福泽深厚，二位上神不必太过忧心，纵是千难万难，花胥也是闯过的。”雷泽回头，见来者正是华胥其夫燧人王，虽面上仍无表情，但眼中已有了几分客气，“我等来接孩儿降世，华胥王现下还未有生产迹象，您暂不必太过担忧……”

燧人王面色平静，注视着殿门自顾自地的轻叹：“吾妻勿食了您的神果，不知会为您诞下怎样的子嗣。”

雷泽心中微动，不再言语，按压着心底丝丝的期待，与宴彻、燧人王一同静立等候。分秒漫长的滴水计已不停歇地滴答流逝了整整一天一夜，三尊如同雕像般，在斜倚天际的金光下凝神注望。又不知过了多久，殿门内传出一声嘹亮的啼哭，赤凰猛地展开双翅，冲入宫寨中。

许久，才见赤凰陪着舒儿，抱着一裹金被子疾步而来。

“大神！大神！是个男孩！是个男孩！”听赤凰疾呼，雷泽流云直下，停在舒儿身前，由她怀里接过了那小之又小的孩子，雷泽凝神细看，小心地托着襁褓中的孩子生怕抱不好。魑人王抢在身后眉开眼笑地赞叹道：“这娃娃粉雕玉琢，甚是惹仙怜爱，大神好福气！”

魑人王说完又叫过身边少女：“舒儿，华胥现在如何了？”

“母王气色尚好，就是疲累得快虚脱了，抱孩子的时候，还让我来唤您，说见见您就要睡了。”

“那你快前带路！”魑人王向雷泽躬了躬身，急急地去了，雷泽抱着怀中一小裹，不觉抬起脚又放下，只一瞬，竟被自己的行为怔住了，他清凛的双眸扫过魑人王离去的路径，短短瞬息便不再去看，那双从来都高不可侵的冰冷眉眼间，自始至终都是孤单冷漠的，却独独倒映出藏在雾霭中靓丽的曼妙身影。

婴孩不安的啼哭声将雷泽的思绪唤回，他赶忙俯身哄弄着，向前走去，一片祥瑞金云缓缓围绕周身，升腾而起。雷泽心神恍惚地护着孩子，赤凰绕着他的身畔飞旋不离，那清华出尘中糅合了一丝冰冷俊傲，银光软甲在空中华彩四溢、分外孤单，一如超凡脱俗的银河飞瀑般毫无顾忌地直流而上。

